



布拉格 布拉格



© MACHA TRUST 2006

Mucha



© MACHA TRUST 2006

Mucha



世界
出版
社

布拉格 布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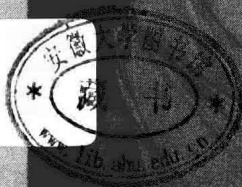


© MACHA TRUST

Mucha



© MACHA TRUST 2005



世界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拉格 布拉格 / 韩葵, 徐晖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12-4339-6

I. ①布… II. ①韩… ②徐… III. ①游记—布拉格
IV. K9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07229号

责任编辑 胡孝文
文字编辑 张 莹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布拉格 布拉格
Blage Blage

作 者 韩 葵 徐 晖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880 × 1230毫米 1/32 9%印张 8插页
字 数 186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9月第一版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339-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我非常荣幸，能应韩葵女士和徐晖先生的邀请，对这本关于捷克的书做些评注。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其中的9篇文章。我认为，该文集基于作者的亲身体验，文章语言清新，具有创造力，内含信息丰富，引人入胜。它使中国读者能够有机会一览这个中欧国家的文化、坎坷的历史和不显而易见的一面。

我很好奇，想看看作者完全不同的观察视角，对此，我并没有失望。文章的选题和写作所展示的内容，体现出作者有着深度的换位思考。

例如，我起初感到困惑的是对不同制度下的总统入狱经历的介绍，以及被称之为“战争时期”总统的那个人（指伊米尔·哈卡，1938年11月到1939年5月任捷克斯洛伐克保护国总统，他签署了投降条约。）开始，我在书中没有找到对其他总统的更详细的论述，不太明白为什么只举这个总统的例子。读完后，我意识到，作者是以独特的形象，来使读者了解处于欧洲历史十字路口的弱小民族（小国）的局势。

除了政治历史和前总统哈维尔这样的突出人物，

书中还使读者了解到丰富的文化，尤其是让每个捷克人感到自豪的布拉格的古老气息。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作者对捷克和捷克现任总统克劳斯为什么对欧盟持有消极或负面观点的见解独到。

顺便说一句，对于现任总统的观点，捷克相当多的公众并不认同，但我关注的是他的这个说法很有意思，那些对此观点认同的国家的公众之所以认同，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比捷克还小，小得没有胆量反对。

毫无疑问总统的这种观点是真实存在的，我在总统发表这一观点之前，在周围或是报刊上还没听到或看到过。他这个观点甚至不太合乎常理，因为欧盟的观点是就所有欧盟国家而言的，有很多比捷克大得多的国家都参与讨论这个问题，许多国家的确存在着不同观点，而且要比捷克要多得多。

有些细节不太重要，我认为只是用词上的考虑，比如习惯称呼“小国”。

在全球范范围来看，与中国、印度和其他大国比较，捷克小得微不足道。但捷克人并不介意，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捷克是家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梦想和企求，但，是什么能使中国读者对这样的小国感兴趣呢？

显然这像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一样——微观是宏观的表象。

是个人、家庭和社会整体复杂的命运；是人们的多样化和不同层面的表现；是欢乐与悲痛……就整体来说，也就是，无法解决也不可替代的，其独特不可

复制的个性。

我们总是先通过一个人个体的，然后是自己的家庭、一代人及整个社会的经历，来体验我们的问题、痛苦和欢乐。

所以，如实记录和换位思考，能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及他们对文化的努力和目标。无论人们在社会中的距离和群体大小，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一定都有益于我们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为自己带来提升也为别人提供借鉴，无论有无必要，总是应该思考我们的取舍，特别是能从周边学到什么。

很高兴这本有关一个“小社会”的书，为中国读者展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希望这样的文字能越来越多，能使读者得到最大的满足。

乌金 (Zlata Černá)

汉学家，捷华协会会长，捷克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翻译 陈学东《捷华通讯》主编

Předmluva (捷克语 序)

Cítila jsem se velice poctěna, když se na mne obrátil paní Han Kui a pan Xu Hui s žádostí, abych doprovodila několika řádky sborník článků o problematice České republiky. S velkým zájmem jsem si přečetla devět článků vycházejících vždy z osobní zkušenosti autora. Články jsou psány svěžím jazykem, nazírají s velkým důvtipem danou problematiku a uplatňují značnou informovanost, takže čínského čtenáře nenásilně a přehledně seznamují s kulturou středoevropského národa, s jeho nesamozřejmou, komplikovanou historií.

Byla jsem zvědáva na pohled odjinud, ze zcela jiné perspektivy a nezklamala jsem se. Články psali poučení autoři s hlubokou empatií, která se projevila i volbou témat. Např. mě zpočátku udivila pozornost, kterou ve výčtu prezidentů se zkušeností s vězením v nejrůznějších režimech věnoval autor „válečnému“ prezidentu Háchovi, abych po přečtení pochopila, že autor jedinečně využil této postavy, aby čtenáře uvedl

k pochopení situace malého národa na „křižovatce dějin“ Evropy. Kromě politických dějin a pozorností věnované takovým postavám jako byl prezident Václav Havel, seznámí se čtenáři s kulturními památkami a „starobytlou atmosférou“ především Prahy, na kterou je každý Čech velice hrdý. Určitým „překvapením“ i pro mne byla odpověď autorovi na otázku, proč Česká republika, respektive prezident Václav Klaus, zaujímá tak negativní stanoviska vůči Evropské unii. Mimochodem – se stanoviskem současného prezidenta nesouhlasí značná část veřejnosti, ale to, co mě opravdu zaujalo, byl názor, že souhlasící státy souhlasí jen proto, že jsou ještě menší než ČR a tak si netroufají. S tímto názorem, o jehož autentičnosti nepochybuji, jsem se ve svém okolí ani v tisku neseťkala. Nakonec není ani příliš logický, protože na názorech se v Unii domlouvají všechny státy a mnohé jsou mnohem početnější než Česká republika.

Tento v podstatě nedůležitý detail mě přivedl k úvaze nad slovem, které se v textech vyskytuje téměř jako „epitethom constans“ (stále přirovnání). Je to obrat „malý stát“ (xiao guo). V globálním měřítku, ve srovnání s takovými společenstvími jako je Čína, Indie a další mnohamilionové celky je Česká republika vskutku malá, tedy nevýznamný stát. To samozřejmě nevádí Čechům, pro ně je Česká republika důležitým

domovem, v něm uskutečňují svá přání a touhy, ale proč by s o tak malou zem a její problémy měl zajímat čínský čtenář?

Ono je ta pravděpodobně tak jako se vším na tomto světě. Mikro je obrazem makra. Složitost osudu jednotlivce, rodiny i jakéhokoliv celku, jeho mnohovrstevnatost, radostné i tragické momenty a vlastní neopakovatelnou jedinečnost nevyřeší ani nenahradí příslušnost k většímu celku. Vždy budeme individuálně a poté v rámci zkušeností své rodiny, generace a celé společnosti prožívat své problémy, svou bolest, svou radost. A proto může poctivě napsaný text, popisující poučeně a s empatií zkušenost určité společnosti, jejich úspěchů i proher, jejich kulturních snah a cílů, bez ohledu na její vzdálenost či velikost – být přínosem k přemýšlení nad cestami lidí a lidských společností, nad možnostmi, které nesou v sobě a je třeba je rozvíjet a nad jinými, zda jsou či nejsou zapotřebí k té cestě, zamýšlení nad tím, co je třeba udržovat a co získávat, což se dozvíme mimo jiné i ohlížením se kolem sebe.

Sborník devíti článků o jedné malé společnosti, ke které ráda patřím, nabízí čínskému čtenáři možnost vydat se na tuto cestu, na které, jak doufám, se budeme stále častěji a v hojném počtu setkávat.

Zlata Černá (Wu Jin)

*Sínoložka, předsedkyně Česko čínské společnosti,
emeritní pracovnice Národního muzea - (kurátorka
čínské, vietnamské a lamaistické sbírky Náprstkovy
muzea součásti NM)*

自序

一

布拉格，鲁道夫画廊，画家张晓刚面对我们，背后是他的作品。

他喃喃地叹息着，布拉格太美了。那口气好像有几分埋怨，仿佛布拉格不该如此，因为他从记忆中已经为布拉格涂抹了比较深沉比较灰暗的颜色。

他的话让我想起差不多二十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

那天，一辆蓝色的斯柯达福尔曼轿车，从机场把我们接上，在夜幕中穿过市区，直接来到三区的威特科夫酒店。前台的服务员从身后栗色的木格中拿出大木头坠子拴着的铜钥匙，给我们指出去房间的路。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电梯门竟然和普通房门差不多，是木头做的，站到里面以后，需要抠住铁扶手把门拉紧，电梯才能启动。那棕色的硬塑料楼层按钮，让我想起老式收音机。

后来知道，其实很多居民楼都在使用这种或者稍微改进了一点的电梯。而这种远不是最古老的。我们

还见过一种一直不停地呼啸着循环的电梯，像传送带一样，一边向上一边向下，没有门，到达楼层也不停，人必须赶在电梯盒子来的时候跳上去，到达要去的楼层再及时跳出来，一旦迟疑，就只能等下一个机会了。

我们房间里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下面的柜子里放着一本厚厚的电话号码簿，有些纸页已经被翻得卷了边。

第二天醒来很早，我迫不及待地透过窗户往外看，6月的早晨，刚下过雨，太阳还没有出来，对面的楼灰秃秃的，令人感到冷清。远处，一个穿风衣的老头，左手提个纸袋子，右手拿着个铁铲，跟在一只瘦狗后面铲狗屎。街道另一边，迎面过来两个老太太，一个弱瘦腰弓，头上系着深色花纹的头巾，另一个胖大，腿尤其粗，大象一般，直上直下，脚也很肥，她俩都穿着严谨的上衣、平整的裙子，还有丝袜和皮鞋。

我对这番灰暗的景象很沮丧。

现在想来，或许恰恰这番景象，才是画家心目中充满忧伤的布拉格。

二

后来，我们在这里待久了。

有人说那个时候选择布拉格，需要勇气。

也有人说，那个时候选择布拉格的人，都很有

个性。

我说，很多时候，不是人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人。

生活在这里，我们也开始了解市中心的布拉格，旧城区的布拉格，板楼、塔楼林立的布拉格，小房子挨着小房子的布拉格，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和任何一个人们赖以生息的城市没有差别的城市。在这里，有我们的住处、办公室、孩子们的幼儿园、学校，买菜的商店和逛街的商场，我们的生活就这样淹没在布拉格的琐碎中，伴随着快乐也伴随着无奈。

后来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向往布拉格，一个原因是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及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还有些更加近的原因，是一首叫《布拉格广场》的歌和一部叫《布拉格恋人》的韩剧，还有一个很迷人的词汇“波希米亚”。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听到很多声音讲道，在国内媒体报道中，前东欧阵营国家的被沉默和被缺席，仿佛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于是，布拉格、波希米亚的热闹和捷克消息的冷清同时在国内发生着。

我们住在布拉格，也常会遇到这样两种人，一种人说，我终于来到梦幻般的美丽城市了，一种人说，我终于踏上这片“消失”的陆地，可以亲眼看看他们这二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都对“同志加兄弟”的历史有清晰的印象，所以很想知道这些国家“天鹅绒革命”之后的状况，关心这个问题除了理性上对社会体制的探讨，还有个更

朴实的缘由，如同我们对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失去联系的发小的关心和好奇一样，对于本来和自己一样的、距离很近的那个社会，走上不同发展之路以后，也有着强烈的好奇。

不同的人会因为自己的关注点注意到不同的侧面。一个城市的面貌就是如此，好像一个电视专题的导语说的那样“也许把许多人眼中的我加起来，才是一个真实的我”。

三

这里需要插一句，我们常常说的波希米亚风格，甚至联系着吉普赛人的流浪精神、艺术家的散漫与灵感的这个波希米亚，和捷克的波希米亚，中文字面虽然相同，其实来自于两个不同的词源，捷克这个国家的版图上有三个古地名，西半部分叫波希米亚，东半部分叫摩拉维亚，东北部有一小块地方叫西里西亚，布拉格一直是波希米亚地区（有时候叫波希米亚王国）的中心城市。

四

当年我们初到这里的时候，都多少带着一副有色眼镜，这副有色眼镜就是基于过去的道听途说、过去的阅读而形成的固有观念。但是我们对这片地区的认识停留在非常浅表的程度，有色眼镜的度数便不算太深。

从在这里生活，我们开始近距离地了解这里的方方面面。在解开一件件已知一、二事情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要先抛开之前有过的观念，让思想认识回到原点，从一张白纸开始老老实实在地、本分地接收信息才能形成尽量真实的认识。

于是，我们试图从零开始接受有关这个民族这个地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故事，一位在布拉格生活过三年的朋友，说我们的描述颠覆了他先前的理解。

这些源于周围的当地朋友，从他们那里常常会不经意听来点点滴滴的事情，让我们发现，先前对这个地方的印象，有的是自己的想当然，还有的甚至完全是被误导和误读。

有一次在饭桌上，朋友 Peter 告诉我，捷克人对米兰·昆德拉并不感冒，他还让我正面意识到1946年捷克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选举程序开始主政，并不是因为革命暴动；Eva 给我们讲家里买别墅的故事，就顺带让我们知道，1989年之前人们不是完全不能拥有私有财产，也不是不能出国旅游，他们也用“外汇券”……听到一些说法和经历以后，又开始翻阅资料，才逐渐意识到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多的相同和不同。

比如，我们发现，捷克和斯洛伐克在一战中寻求民族独立的过程，竟然和我们辛亥革命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来发端有着某种类似，这一大一小两个民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突出的其实不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矛盾。捷

克和斯洛伐克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急于脱离奥匈皇权的统治，脱离德裔民族的统治，与此同时发生的走向共和，恰恰是那个时代的大势所趋。中国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思想和主张，而推翻清朝的民族主义号召，大大从民众激情上加强了走向共和的推动力。从大轮廓上看，两个民族都在寻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实现了共和建国，也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民族灾难，并且在“二战”后，通过各自的方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

我们还发现，这里的社会主义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前时期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没有彻底从根本上破坏掉原先的私有制，这一切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之间，捷克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民主体制，比我们更早进入工业时代、市民社会，更早产生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这些情况和我们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别。

由于如此的相同和不同，虽然这个民族国家和我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规模上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还是从某些侧面、某些局部感到照镜子般的触动。感到触动的时候，我们一边回头看看自己，一边加深了对这个城市的好奇和感情。

五

定书名的时候，有不少朋友帮着出主意，每个反复咀嚼过几次的书名，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最终没

有一个令人满意。

《布拉格的N个场景》，或者《布拉格的N个情景》，是一位做文学编辑的朋友提出来的思路。因为书中22篇文章，分别站在城堡、小城、查理桥、老城广场、瓦茨拉夫广场、高堡……站在多个布拉格的风景处，但并不是只看风光。

《不东不西布拉格》，是出版社编辑的一句玩笑话，刚刚听到的时候，觉得太戏谑了，但又觉得也算是那么回事儿。我们注意到捷克著名作家克利玛，把查理桥——连接东西方的桥梁，选做最能代表布拉格精神的地标，而捷克夹在东西方势力之间，无时不在试图站稳自己的位置，我们也试图去理解这个民族夹在中间的情绪。

《悖谬与忧伤》，克利玛把布拉格精神定义为悖谬，这个定义在我们的头脑中印象深刻，其实用白话说，悖谬就是拧巴，我们从布拉格人这一百年的经历中看到深刻的悖谬，也从我们自己生生相息的那片土地上，时时刻刻感到拧巴的无奈，我们一直认为东西方人只有表面的差别，在内心深处其实是共通的，不管是悖谬还是拧巴，给人民带来的都是历史的伤痛，也许每个民族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没有办法避免伤痛。编辑也建议过《波希米亚的忧伤》或者《走出历史告别伤》，大家又觉得虽然扣题，但有点过于严肃和沉重，虽然我们眼前流过的布拉格时光，的确“历史带着伤”，但这并不是布拉格的专利，也并不专属于过往，人类在不断创造历史，也在不断制造伤痛。